

国界外的中国

GUOJIEWAIDE
ZHONGGUO

白智勇





国界外的中国

GUOJIEWAIDE
ZHONGGUO

白智勇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时超军

封面设计 周建中

国界外的中国

白智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75 插页3 字数179000 印数0001-4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72-5/1·534 定价: 5.60 元



中山站路标牌下迎来了首批包括香港、台湾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华人记者。



正待卸货的“极地”船被海冰团团包围。



中山站新老队长和前来休假的澳大利亚南极局官员合影。



五上“极地”的香港摄影记者李乐诗小姐向队友介绍夜宿冰盖的经验。

冰川考察队员深入
冰盖腹地观察。



置身冰雪王国中的作者。



孤身独行的阿德利企鹅。



威德尔海豹争分夺秒享受着日光浴的惬意。

1991年1月10日，北京时间11点29分。

东经70度11分、南纬66度33分线上。

中国科学考察船万吨巨轮“极地号”，载着中国人民的满腔希望，载着中国又一批南极考察队员，轻轻松松地闯入了这一南温带和南寒带的分界线——南极圈。

汽笛长鸣。我和队员纷纷从住舱涌到甲板，欢呼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

早在200多年前的1772年12月，43岁的英国海军中校詹姆斯·库克指挥木制帆船“决心号”、“冒险号”，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南极的远征。这位出身贫苦的水手，在狂涛恶浪的南大洋逡巡了整整三个夏天。两艘仅几百吨的小船，突破冰山的围困，两次穿过南极圈，最南深入到南纬71度10分……

现在这条地球最南端的边界线出奇地平静。浅灰色的云层下，飘着絮絮雪花。和缓平

静的海面光滑如脂。造型别致的冰山不时地从船沿摇摇晃晃漂过。几只海鸟在长长的吊车臂杆周围盘旋翱翔。正在水中觅食的企鹅匆忙间没有忘记探头与我们打个招呼。

穿越了南极圈，见着了企鹅，我确信自己真的到南极了。

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曾听老师提过一个问题：“假如一幢房子四面朝向全在南边，它会建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们一个个搔首摇头，答不出来。对于地球最南端特有的方位感，我们稚弱的想像力尚不能分辨。

光阴荏苒。当岁月催我注视周围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时，果然，从那遥远而神秘的南方，传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南极的酷寒和风暴从来没有能够阻挡得住人类的远征和探寻。10年来，我们炎黄子孙也几度扬帆万里，踏上南极洲，将足迹延伸到了这一方冰雪荒原。

于是，在我的梦幻中，又多了一点新的浪漫和纯真。要是能印证一下孩提时代获得的南极特有方位感，寻觅一下那些前仆后继的探险者的足迹，该有多好！

当我带着由一位颇有名望的老新闻工作者赠送的玻璃球指南针，真的要到这充满诡异神奇色彩的白色王国时，我又感到那样出乎意外。

目 录	乐亦融融,意亦悠悠 (1)
	初识冰山 (20)
	南大洋情怀 (69)
	死亡线上的航行 (115)
	船站两地间 (128)
	架起“天桥”往中山 (149)
	从丘陵到冰盖 (187)
	佳时佳节佳机 (237)
	撤离前后 (254)
	西风带生死搏击 (291)
	由此及彼 (304)
	往昔与未来 (340)
	别了,“极地号” (357)

乐亦融融，意亦悠悠

在我国南极考察事业进入承前启后的1990年11月，来不及更多地思考和准备，我和我的同事周仁瑜、姜德鹏、叶惠明匆匆从杭州出发，分别经青岛和北京，踏上了前往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的航程，去完成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我们浙江电视台交给的系列片《南极与人类》的摄制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远涉重洋。行前，烦琐的手续，庞杂的准备事务，丝毫未减弱我的热情和兴趣。亲友把我当作去“远征”，一再叮咛，祈祷一路顺风。父亲退休在家，对于我此行的安全顾虑甚重。我所借的南极书刊往往他先于我而看完，并在重要的地方划了一道道红杠，有些内容还作了摘抄，好像是他去南极而不是我。妻子和母亲在生活上为我作了多方面考虑和筹划，比我自己设想的更为周全。朋友和师长更是鼓励我借此在新闻实践上作些新的

尝试和探索。

是的，此次南极之行，需要四个多月时间。漫长的航行，南大洋考察，极地风光，科考站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于我来说都是新鲜而又趣味无穷的。我想，与进行自然科学考察、研究的队友不一样，我是一名记者，同时又是一名队员，我的所谓“科考”，首先应该是真切地记录我的观察、我的访问、我的思绪和情感。

初见三位队长

11月25日，我和仁瑜兄乘坐面包车从杭州出发，途经南京、连云港、胶州，于次日下午抵达青岛。

为找中国第七次南极考察队中山站队员报到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招待所，费了近两个小时，下车问路10余次。尽管青岛的老百姓很热心，但知道这个招待所的很少很少。最后找到该所所在的云霄路，实际上是一条尚未启用的路。路口一旁还是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只是在临时垒起来的泥墙上用白石灰涂了“云霄路”三个字。这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唯一标记。真没有想到，作为将要“远征”的国家考

察队队员行前的集中地会如此偏僻。车子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中颠进了招待所大门。

没有正规的签到手续，也没有专人为我们安排住房。比我们先到一步的副队长刘小汉，因为原先有一面之交，便招呼我们随他一起到餐厅用餐。晚餐极其简单。司机张锡祥勉强吃了几口。而平时只需喝啤酒，不用吃米饭的仁瑜兄很快地灌了一碗饭，并把碗底朝天给我看，以示他享受得起，也吃苦得起。

晚饭后不久，早几天就到青岛作行前准备的另一位副队长国晓港驾着北京吉普来到招待所。他让我们收拾好行李，随他的车去码头上船。这么快就要将我们遣往船上，塞进舱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原以为要到启航这天才会上船，这以前宾馆没得住，招待所总能住几天的。

国晓港，是位传奇式人物，自从加入首次南极考察队之后，已先后四次去南极考察，这次是第五次。我们在北京国家南极办见到他时，只见他很忙，总有办不完的事，而且精力充沛，办事干脆利索，讲话率直爽朗。这天他亲自驾车，我先是一惊，便好奇地问：“这是从北京开来的？”“是的。”这时，他好像才想起来我们是他的队员，他该关心一下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青岛的？”“我们下午四点钟到的。”我回答说，“不过为了找这个倒霉的云霄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们南极办也不找个好地方？”“咳，你们事先也不拍个电报，好让我去接。”是啊，该被他责怪。然而，我们哪里知道这云霄路的寻找竟比上云霄还难呢！

路上，我问晓港：“你什么时候学开车的？”“噢，我开车的历史长了，15岁就进摩托车队啦！”他话闸子打开就很难收住，“然而，世上最应该自卑，最不值得骄傲，最不应该吹牛的是司机。谁学不会开车？况且，车也不是你自己的！再说，世上有百分之九十的司机不会修车，有百分之六十的司机不懂得发动机原理。”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百分比有没有依据，只觉得他越说越耸人听闻：“在南极考察中，我常跟大伙讲，谁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搞的那个学科，只是因为你先学了，先搞了，才有所专长。要是其他人有机会学，也是可以学会学懂的，也可以搞出名堂来的。任何人，在南极科考中，都没有资本骄傲。大家不该相互瞧不起。”他是否在提醒我们什么，还是想急切地把酝酿已久的观点阐发出来？

车子进港需验收行驶证。他跑步往前送。

看来是个急性子。

队长一声吆喝，大伙都从船舱里钻出来，帮我们提设备、携行李。当我们被安置在一个住舱里落脚之后，队长贾根整和小汉一起来看我们了。老贾是国家南极办副主任，也是我们要拍摄的《南极与人类》系列片的监制之一。他询问了该片的一些摄制计划，与我们商讨了在南极现场拍摄的一些具体事宜，并关照队上管油料的老陈多备些汽油，以便到时能多动用几次直升飞机拍摄外景。

小汉是留法博士，跟晓港一样，也是首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员。那次，他从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归来不久，法国导师又为他争取到了博士后学习机会，而且此后便可永久定居法国，这时恰好遇上我们国家首次远征南极，他也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怎么办？他选择了后者。作为地质学家，从此他与南极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次是他第三次赴南极考察，同时，作为《南极与人类》系列片的撰稿人之一，还兼任着该片的撰稿任务。对于此片，他充满着信心和期望。他认为，明年9月《南极条约》到期，在德国不莱梅要举行南极科学大会，各个南极事务协商国都将展览自己的科研成果。我们要通过播映此片，展示我国南极10年考察成就和转

向大科学时代的我国南极健儿的英姿，并以此阐明我国科研人员对于南极事务的看法。

队长走后，我才仔细地环视了一下我们的住舱：两人间，高低铺，配有收录机、电视机，就像条件较好的院校学生宿舍。我这时真正感到一段新的集体生活开始了。

依然神秘 依然迷惑

初冬的青岛，送别了夏秋时节的喧嚣和忙碌，显得格外宁静。我们乘车行驶在由一个个山坡连接而成的马路上，欣赏着还是半个世纪以前德国人造的那些欧式别墅和日本人造的洋房。生活在这个只有百年历史的港城上的人们，对于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的科考人员，从此地登船奔赴南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登船后的第二天，我们溜出港口，上街观光。出租司机从我们胸前佩戴的登船证上，辨认出我们是南极考察队队员。他好奇地问：“南极冷不冷啊？”“冷啊。不过，我们去度夏，还不怎么冷，对于越冬队员来说自然是要经受极其严寒的天气考验喽！”“那个冰层会不会裂开来？”对于他的深究，我们也很难回

答，只好歉疚地说：“我们还没去呢！”“南极考察，考察什么啊？”青岛的出租车司机，跟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特别能侃。他们不光光把握方向盘，而且关心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大小事务。对于这位司机的热心，我不敢怠慢：“南极考察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气象、冰川、地质、地貌、海洋生物、大气电层等，科考项目很多。而且这些学科的考察、研究，还将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我这种空洞的解释，他未能领悟，于是他还是循着自己的思维道出了他的直率：“嘿，我看你们不值得去！”“是啊！”与我同行的仁瑜兄忍不住又一次表达了他在杭州就已阐述过的理论，“南极之行，从个人得失上来讲，这是苦差使，不值得去；而从生活的角度讲，这又是一趟很有吸引力的旅行。”

就在我们从杭州到青岛的路上，为我们驾车的张锡祥司机也一再表示不理解：“什么地方不可以去，非得到南极这种地方去？真是的！”我们能说什么呢。

据说，当年建长城站时，也有人提出，目前国家经济还不宽裕，花大笔的钱去南极建站，是否有必要？后来，有人引用陈毅的一句话，“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才将众人的思